

◎ 人气甜美女明星
沉稳低调的特战队队长
明明相爱，
却走得步步艰难

青
著
耳

“你是不是为我来的？”
“不是。”
“骗人。”

7 我是为了我自己。
7 年了，我得找你结婚了。



他的白月光

TA DE — BAI YUE GUANG

Before

遇见林徊后，
江崇孤身一人，
无所牵挂，不惧死亡。

After

遇见林徊后，
江崇出任务前，习惯留下字条——
林徊的丈夫江崇长眠于此。

1997年

第11屆

他的白月光

◎ 林奕華 著

青
著
耳

TA
DE
BAI
YUE
GUANG

他的白月光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他的白月光 / 青耳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70-1246-5

I. ①他…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8572 号

出 版 人: 刘志松

总 策 划: 邹立勋

责任编辑: 梅哲坤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

邮编: 510060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金洲镇关山社区)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96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4.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第一章 001
江崇，好久不见

第二章 027
遇到了一个光是说话就能让我动情的男人

第三章 052
他漆黑的眼睛里，似是装满了漫天白月光

第四章 072
江崇，你就是个懦夫

第五章 095
遇到她之后，他才知道什么叫怕



第六章 114

江崇，我喜欢你，你当我男朋友吧

第七章 159

我以军人的勇气和忠诚，请求你爱我

第八章 197

我们结婚，好不好

第九章 246

月色之下，你是人间第二种绝色

番外 289

这一生多侥幸爱上了你

第一章

江崇，好久不见



林徊懒懒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化妆师正在给她化妆，柔软的刷子扫过薄薄的眼皮，窗外的霓虹灯浮光掠影般从她的脸上滑过。

经纪人程南衾最后确认了一遍她的妆容：“行了。”化妆师收起化妆箱，林徊懒洋洋地睁眼。

程南衾语重心长地再交代一遍：“林徊，这次参演电影是你转型的机会，是吸粉还是招黑全看你的表现了，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机会，要记得好好表现，别掉链子。”

林徊随意地嗯了一声，伸出手摸了摸身旁的架子，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她想要的东西。

“找什么呢？”

程南衾看她这样就来气：“烟和打火机我早收起来了，你现在要

去部队，那里有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监控，你还想抽烟？”她越说眉头皱得越紧，“要是被媒体拍到你抽烟，还不知道会怎么黑你。”

她继续道：“还有，到了部队，记得规矩点，多吃点苦，别太娇气了，你以前也去乡下生活过，懂得规则吧……记住了吗？”

“嗯。”

说话间，车子已经到了这次拍摄的地点。

在岸城的一座小镇上，有一个特种部队的训练基地，但也只是普通的训练基地。林徊这次参演的电影由真实事件改编，主要是为了宣传海军特种部队以及普及国防教育，追求高质量和真实性，所以对演员的身体素质等要求较高，在开拍前还要求主演必须在部队里参加特训一周。

但对于明星来说，他们只需要这部电影能为他们树立正面的形象，带来足够的曝光率和话题度。

林徊能出演女一号，全靠她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身份和优秀的身体素质，以及工作室带资进组。

私家车不能进入训练基地，在门口的时候，就被拦下了。

助理把行李箱拿了下去，林徊也跟着下了车，她扫了眼周围，夜色浓重，也看不出什么，只感觉周围一片空旷。

程南衮下车后，走向剧组的车那边，笑着说了些什么，就转身回到林徊的身边：“这里不能带私人的工作人员，我们五天后再来接你，你等会儿坐剧组的车进去，乔森然、夏晗、慕萧萧、陆允儿他们都已经在了。你去吧，别惹事。”

林徊把行李箱扔上卡车的后车厢，自己也利落地跳上去。她笑着跟大家打了招呼，和他们握了手，就不再多说话，一个人靠在了角落。

剧组来特训的明星总共六个，但饰演男主角的男演员沈域隔天才来。现在该来的都来了，卡车就启动了。

几个明星都不熟，刚开始话都少，更是没什么人会主动和林徊说话，因为圈内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林徊脾气不太好，冷漠，绯闻满天飞，但耐不住资源好、颜值高、粉丝埋单。

剧组带他们去了宿舍，分配了住宿，今晚先休息，明天正式开始特训。

三个女明星自然住在了一起。

林徊烟瘾上来了，她打开行李箱，在底部翻出了她之前藏的一包烟，走到宿舍楼下的露天洗手池旁边。

她倚靠着洗手池，把烟含在了嘴里，咔嚓一声，幽蓝的火苗亮了起来，又倏地熄灭了。

黑夜里，只看到一点猩红色的微光，明明灭灭。

甘冽的薄荷味吸入肺腑，青色的烟雾缭绕。

耳畔有沉稳的脚步声传来，男人的声音沙哑低沉：“宿舍区域禁烟，走廊另一头有专门的吸烟区。”

听到这个声音，林徊的手指条件反射地紧了紧，她看着地上被拉长的自己的影子，眼眸微微地定住。

男人静立在了不远处。

林徊掐灭了烟头，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漫不经心地转过身，视线落在了来人的身上。

光线明暗交错，那人个子很高，肩膀宽阔，腰很窄，穿着一身黑色的特战队服，裤腿被塞进硬朗的黑色长筒军靴里。

往上是线条冷硬的下颌和平静的黑眸，短短的板寸，目光凌厉。

她看着他深邃的轮廓，有些走神。

林徊站在了阴影处，她回过神来，往前走了一两步，走出黑暗中，她仍旧化着精致的妆容，皮肤白皙，灯光落在了眼里，黑色的瞳仁占了眼睛的大部分，水光潋潋。

她唇边挂着浅笑，嘴唇轻启便叫出了他的名字：“江崇，好久不见。”七年了。

江崇应该也没料到，躲在这边吸烟的人会是林徊，虽然他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就知道会见到她。

他面色淡然，看了她一眼，言简意赅：“这边禁烟，下不为例。”

她盯着他：“你负责我们这次的特训？所以你是教官、班长，还

是队长？”

江崇：“明天你就知道了，早点休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他说完，就要走。

林徊快步追上去，从背后抓住了他的手臂，质感粗厚的军服下是他线条分明的肌肉，明明微凉，她却觉得有些烫。

他侧过脸，她仰着头，看清了他麦色的肌肤和黝黑锐利的眸子。

她重复了一遍：“好久不见。”

江崇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嗯，好久不见。”

语气平淡，没有起伏。

他又扫了一下她抓着他手臂的白嫩手指，她下意识地松开了手，直到他的身影拐过路口的拐角，她愣了一下，喊道：“江崇。”

空荡荡的走廊上已经没有人，月光笼罩着大地，不远处有士兵正在操练的口令声和整齐的脚步声。

林徊回到宿舍，烟本来就抽得不多，又在冷风里待了许久，身上早就没有气味了，不过，陆允儿还是闻出来了，她正坐在床上按摩：“林徊，你抽烟了？”

林徊拿起剧组分发的脸盆：“没有。”

“我都闻到味了，有点熏。”她皱皱眉。

“你闻错了。”

训练基地的水格外凉，她卸完妆、洗完脸，鼻子和两颊都冻得通红。等她洗完脸回去，慕萧萧也回到了宿舍。

慕萧萧看了她一眼：“徊姐，你皮肤不错啊。”

“还行。”

“你用的什么牌子护肤品啊？”

林徊笑着看了她一眼，真不知道她问这个有什么意思，现在哪个女星的护肤品不都是那几个大牌的贵妇级。

慕萧萧饰演这部电影的女三号，她年纪小，今年才十八岁，武打戏出身，腿长，起点高，出道就拍了系列电影。

年纪小的人，话就多：“徊姐、允儿姐，我真的没想到会和你们住在同一间宿舍，好怀念，像学生时代一样。你们说，明天训练会不会很苦啊，不知道我们的教官会是谁，感觉兵哥哥有点帅。”

林徊用按摩仪在脸上护肤，听到最后一句话，笑了：“是有点帅。”

想起江崇笔挺的身影，深邃的轮廓，板着的一张脸，以及军服下坚硬的、起伏着的肌肉，她胸口有些热。

陆允儿已经躺下了，语气不太友善：“娱乐圈的帅哥，你们看得还少吗？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慕萧萧吐了吐舌头，对着林徊眨眨眼，也躺下了。

林徊最后一个上床，她关了灯，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处，听着隐约的海浪声，沉沉睡去。

她梦到了江崇。

梦中的她在昏黄的灯光下，勾住了他的脖子，踮着脚，在他的唇边吻着，身体紧紧地贴着他，再然后，就是他反客为主，箍着她露出白皙肌肤的肩膀，周身气压低，他冷着脸将她推开。

她还要挣扎，他沉着眸，单手将她的双手束缚住，将她提了起来，欺身压上，她的后背顶在了用红土砖砌成的墙壁上，有些疼。

他绷紧了脸，眼眸有些冷：“林徊，安分点。”

“怎么安分？”

她说着，白嫩的手顺着他的腹肌，滑到了他的皮带扣子那里，长睫毛轻轻颤抖，漆黑的眼里含着似有若无的暧昧笑意。

他彻底冷下脸来，薄唇抿成一条直线，松开手，不再管她，出了门。

林徊第一次见到江崇的时候才十八岁，那时，她和爸爸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她又叛逆到了极点，逃课、打架、抽烟又文身。

前一年，她的妈妈在和爸爸离婚后，带着她妹妹和她离开的时候，遭遇了车祸，妈妈和妹妹双双死亡，只有她活了下来，而她的爸爸林沅安在这件事后，几乎就对她不管不问了。即便她堕落，他也只是冷笑了几声，甚至有时候看她的眼神里仿佛都藏着隐隐的恨意。

不到半年，他就娶了第二任妻子江媛，而江媛曾是照顾林徊的保姆。

她婚后没几个月就怀孕了。

江媛进门后，面对林徊的屡次挑衅，只淡淡道：“徊徊是没吃过苦，不知人间疾苦，所以才这样爱闹，孩子吃了苦，就会懂事了。”

林沅安听进去了这样的鬼话，将林徊送到一个以城乡交换体验生活为主题的节目中去，节目组安排她去交换的乡下正是江媛老家的隔壁村。

林徊怒意旺盛，漆黑的眼眸里满是讥讽：“我不去。养出江媛这种明明是保姆，却爬上了主人床的女人的地方，能是什么好地方！”

林沅安满脸涨得通红，手掌颤抖：“林徊，你要是不去，就滚出林家！就当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江媛最擅长做好人，在一旁劝林徊：“徊徊，你爸爸也不容易，你听话，回来后，跟你爸爸认个错就好了。”

林徊没理她，脸色微微苍白，讥讽地笑看着林沅安：“是啊，反正你也死了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了，也不介意再多失去一个女儿吧。说不定，你心里还在想，为什么那场车祸不把我也一起带走！这样就没人在你和江媛面前碍眼了！”

林沅安气得额头青筋暴突，扬起了蒲扇一般的大手。

啪的一声，厚实的巴掌猝不及防地就落在了林徊的脸上：“孽障！”

林徊偏过了脸，耳朵里轰鸣作响，半边脸都麻木了，失去了知觉一般。

口腔里隐隐约约弥漫着血腥气。

她漆黑的眼里氤氲了冰凉的痛，水光浮现，她抿紧了薄唇，唇色苍白。

林沅安收回了手，抿着唇，不去看她，垂在身侧的手指却攥了起来，手背上的青筋凸起，大吼：“管家，把这个孽子赶出去！节目组不是要交换一个小姑娘过来吗？从此以后，她才是我林沅安的女儿！我林沅安没有林徊这样的女儿！”

林徊彻底惹怒了林沅安，隔天早上，她就被人家打包了行李，扔上了车，冻结了所有的银行卡，没收了所有的现金，只有一张火车票和

一张大巴票，以及一个负责看管押送她去节目组的保镖。

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乘了三个小时的大巴，林徊才狼狈地下了车。她手撑着树干，吐得七荤八素，抬起头，尘土扑面而来，零零散散的低矮破旧的房屋透着一股破败的气息，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齐齐围在了她的身旁。

摄影师看到林徊素净的漂亮脸蛋，刚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个来交换的城里小姑娘还挺乖，下一秒，他的相机就被她夺过，砸在了地上。

小姑娘黑瞳冰凉，笑意很冷：“谁允许你拍我的？”

林徊年龄偏大，脾气倔，一点都不听话，又会闹事砸东西，节目组拍摄了三天，毫无进展，只要镜头一对准她，就会被砸烂，而她永远笑盈盈地说着同一句话：“我说别拍了，听不懂人话吗？”

节目组工作人员的东西都被她扔了，连导演都差点被她砸伤，可她是个千金大小姐，轻易动不得，节目组拿她根本没办法。

第四天，林徊偷拿了导演的钱，坐三轮车跑出了村。她在镇上躲了几天，蹲在角落里看着节目组众人慌张找她的样子，一转头，就看到一个面色冷硬的高大男人，冷冷地站在了她的身后，他穿着黑色的衣服，手臂的肌肉非常结实。

他背着光，她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五官，就被他一把拎了起来。

他手臂肌肉的线条紧绷着，沉着脸，不顾她的挣扎，直接将她扔给了节目组。他看也不看她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就离开了。

导演冷汗涔涔，松了一口气，连忙联系林沅安：“林总，江先生帮忙找到大小姐了，不过……”

他委婉地劝说：“大小姐可能不适合这个节目，您看……”

隔着电话，林沅安气急败坏的怒吼声林徊都听得清楚：“你们别管她了，让她在那儿自生自灭！她敢跑，就该让她承担后果！”

还有隐隐约约柔软的女声传来：“沅安，你别生气，我听说陆家的孩子送去军队一趟，懂事了許多。阿崇不是休假了吗，他正好是军人，又闲着，不如……”

剩下的话，林徊没有听。

她讥笑了一下，漫不经心地摸出了烟，蹲在路边开始抽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导演才挂断电话，走了过来，斟酌着词句：“林小姐，林总说你不用参加我们的节目了，不过，你得留在这里。”

林徊抽烟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留在这里干吗？”

“体验农村生活，跟节目组安排的差不多，就是不会有你讨厌的拍摄了。”导演清楚林家的情况，补充道，“刚刚找到你的那个人是林夫人的弟弟——江崇，也就是你的舅舅。林总说你之前没见过他，他现在休假了，林夫人让他收留你一段时间。”

林徊想也不想地说道：“我不去。”

她看着导演，目光冰冰：“我再说一遍，她不是什么夫人，她只是我们林家的用人，明白了吗？那男的也不是我舅舅。”

导演垂眸看她漆黑的短发和白净的小脸，说：“林总说，如果你不想留下也可以，但林家也不允许你回去了，他还说了，如果你这次再惹事，他真的不会再管你了。人的耐性是有限的，林小姐，好好听你舅舅的话。”

林徊抿紧了唇，将烟头摁灭在黄土地上，指尖泛白，眼眶微红。

她沉默了许久，再抬起头，漆黑的眼里只剩下冷淡和隐隐的倔强：“生活多久？我不用参加高考了吗？”

“不知道。你舅舅已经在回村的路上了，他说让你随便搭辆车进村，他就不来接你了。”

林徊骂了句脏话。

节目组没等林徊搭到车，就提前离开了，离开前，助理姐姐还搜刮了她身上的余钱。

进村的三轮车还是挺多的，但都要钱，林徊身上没钱。虽然她长得好，但嘴巴不甜，怎么都挤不上去，等到傍晚，她才看到一辆空的三轮车要进村。司机是个敦厚老实的中年大叔，好说歹说，才让她上去，颠簸了一个小时，她终于到了。

她跳下车子，掏出藏在口袋里的烟，递给了那个司机：“抽烟。”

大叔看她一眼：“小姑娘家也抽烟？”

林徊黑发乖巧地贴在耳侧，下巴尖尖，皮肤白皙，眼瞳漆黑，落日余晖，折射出细微的光泽，透着几分无辜，不说话的时候，她完全就是一个乖巧的小女孩。

听到大叔的话，她动了动唇，淡淡道：“我不是小姑娘。”

大叔笑了一声，问她：“城里来的啊？”

“嗯。”

“你来我们村找谁？”

“村姑的弟弟。”

“没其他信息？”

“没。”

“那你可有得找了，我们村姑娘还是挺多的，不像隔壁村是光棍村。”大叔还有点得意。

林徊在隔壁村生活了三天，的确没怎么看到年轻女孩。

她抬起头，刚要说话，就看到了不远处站立着一个身影，背脊挺直，身材健硕，很高，短发利落，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静静的，仿若一把出鞘的古剑，只待拂去尘埃，寒光乍现。

不知道他在那里站了多久，并没看她，倒是和大叔点点头，打了个招呼。

大叔道：“阿崇！你在这等儿谁呢，这里来了个城里的女娃娃，她来找人的。”

江崇走了过来，一只手插在裤兜里。

林徊看清了他穿的衣服，粗糙、耐磨，因为水洗得多，显出了旧意，黑色的军靴厚重，再看他的脸，肤色古铜、目光冷静、轮廓深邃，和她刚刚看过的照片以及拎着她的那个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她的目光挑剔又冰冷：“江崇？”

江崇嗯了一声。

林徊将薄唇抿成了直线，啧了一声：“你看到我了，怎么不早点过来？你就是早上帮导演找到我的那个人？”

江崇没吭声。

大叔反应过来了，憨厚地说道：“阿崇，她说的村姑的弟弟是说你啊。”

江崇有些森冷的目光扫向林徊。

林徊的嘴角噙着讥讽，她知道他不喜欢她说他姐姐是村姑，这些大人，永远都是敢做不敢当，她没当面骂那女人是狐狸精就算好了。

江崇和大叔说了几句话，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烟和一个打火机，打开烟盒，示意大叔拿根烟，算是感谢他帮忙载着林徊进来。

大叔摆摆手：“我手里有呢。”

江崇帮大叔点了烟，看到了那根烟，牌子是万宝路，他也给自己点了烟，黑眸扫了她一眼：“你给的烟？”

林徊掀了掀眼皮，淡淡地反问：“不然呢？你一个破当兵的，抽得起吗。”

江崇问了话，就收回了视线，脸上的神情没有一丝变化，没去管她的烟，更是看都没看她故意收起来的烟盒。

林徊抿紧了薄唇，冷笑。

大叔好奇：“阿崇，这是哪儿来的女娃娃啊？跟你啥关系？”

江崇轻描淡写道：“我姐那儿的。”

大叔懂了：“你姐嫁过去的那家的女儿啊，那她得叫你舅舅才是。”

这一句话，一下就点燃了林徊累积了好几天又被压抑着的怒火。

她猛地抬头，漂亮的黑眸里跳跃着红色的火焰，漆黑如深潭的眼里，忽然有了一抹浓重的戾气。

她讽刺地笑，极尽刻薄：“舅舅？就他那村姑姐姐，一个保姆，也配嫁到我家，顶替我妈的位置？就他这一身穷酸样，也想当我舅舅？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破村破人！”

大叔不说话了，江崇周身的气压倏然低了下来，他垂眸冷冷地盯着林徊，目光凌厉如刀，薄唇抿着，下颌紧绷。

林徊几乎能感受到，他衣服下面绷紧了肌肉以及散发着的阴沉的气息。

她手指微僵，却不退缩，眼睛直直地与他对峙着，黑白分明的水

眸里写满了冷意。

江崇继续盯了她一会儿，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他来的时候骑了摩托车，被停放在另一侧。他迈了几大步，就跨上车，响起了轰鸣的引擎声。

大叔愣了，冲着远去的背影喊道：“阿崇，你忘带这女娃娃了！”

含着黄沙尘土的风吹来他低沉微冷的声音：“你别管她。”

大叔还真的就不管林徊了，启动了发动机，发出突突的声音。他瞥了她一眼：“姑娘啊，也到村里了，几步路你走走，阿崇家不远。”他顿了下，“你刚刚那话过分了，我们乡方圆几百里，大家伙都抢着要娶阿崇的姐姐呢，那可是个漂亮贤惠的好姑娘。”

三轮车走后，暮色四合，气温也迅速地降了下来，冷风吹来，带着凛冽，微微刺骨。

林徊身无分文，哪里都去不了。拉着行李箱，顺着村里的土路一直往里走，她紧紧地抿唇，倔强地不说话，最后在热心奶奶的帮助下，走到了江崇的家里，一路上，奶奶先是夸了她长得好，之后就一直是夸江崇。

“阿崇可厉害了，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啊，又是拿奖又是创业还出国比赛呢，之前也上过电视。毕业后，他去当兵了，听说是特种兵，可厉害了。他现在休假呢，也就一两个月的事情，听说阿崇现在是军官了，他爸妈也算能瞑目了。”

这些话，林徊都无心听，她从没有这么累过，又饿又困，而且徒步走了这么久，还要忍受耳畔聒噪的唠叨声。

屋子里。

江崇刚做好饭，矮小的木桌上摆了两双筷子和两碗热气腾腾的面，他笑着感谢了隔壁奶奶几句，洗过手，就坐下来吃面，一言不发，吃得又快又安静。

林徊尴尬地站在一旁，行李箱沉重，她搬不上台阶，又没人帮忙，于是一咬牙，气得直接一脚踹翻了行李箱。

江崇连余光都未瞥向她。